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英国史 I

罗马 - 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

[英]大卫·休谟 著 | 刘仲敬 译



英国史 ① 罗马 - 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刘仲敬 | 译

[英]大卫·休谟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1, 罗马—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 / (英) 休谟著;
刘仲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史家名著)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England

ISBN 978-7-5463-8912-7

I. ①英… II. ①休… ②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650号

英国史 I: 罗马—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

- 著 者 [英]大卫·休谟
译 者 刘仲敬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周海莉 陈 溪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8912-7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休谟自传

一个人长时间谈论自己，难免虚荣。所以，我力求简洁。我如果假装根本不想自述生平，本身就可以视为虚荣的实例。不过，这份自述仅限于我的著述生涯。的确，我大部分生命都用于文学事业及其追求。我大部分著作最初的成功还不至于纯属虚荣的产物。

我于旧历一七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爱丁堡，家世体面，父母都出自名门。父亲的家族是霍姆伯爵家族的一个分支，我哥哥领有先辈几代人传承的地产。母亲是法学院院长大卫·法尔科内爵士的女儿，她哥哥继承了哈尔克顿勋爵爵位。

不过，我家并不富裕。我是家中的幼子，根据我国习俗，我能继承的遗产非常微薄。我父亲多才多艺，在我幼年就去世了，把我和兄长、姐姐留给母亲照料。母亲德操出众，虽然年轻貌美，却全心全意抚养、教育她的孩子。我成功通过了常规教育，自幼热爱文学，毕生志趣和主要乐趣莫过于此。我好学、冷静、勤勉，因而家人认为我适于从事法律职业。但我除了追求哲学和普遍知识以外，

英国史 I
罗马——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

对任何事都有无法克制的憎恶。人们以为我熟读乌埃和维尼乌斯,其实我悄然浸淫于西塞罗和维吉尔。

不过,我微薄的财产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式。我废寝忘食地苦读使健康受到一些影响。人们劝诱我,或者不如说强迫我,稍稍尝试重返更活跃的生活场面。一七三四年,我带着几封推荐信,到布里斯托尔投靠几位著名商人。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这里的生活场面不适合我。我渡海前往法国,想隐居乡村,致力研究。在那里,我规划生活,以后始终不渝,顺利实现了规划。我决定厉行节约,以便弥补财产的不足,除了培植文学天赋以外,轻视其他一切目标。

我隐居法国,开始在兰斯,但主要在安茹的拉·弗莱茨构思《人性论》。我在法国度过了愉快的三年,一七三七年返回伦敦。一七三八年年底,我出版了《人性论》,随即前往哥哥的乡村宅邸。他和母亲住在那里,明智审慎地经营产业并大获成功,家道日有进境。

没有任何文学尝试像《人性论》那样不幸。它直接从印刷机死产下来,甚至没有足够分量引起狂热分子的轻微怨言。但因为我的天性愉快、乐观,不久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乡村以巨大的热情贯彻我的研究。一七四二年,我在爱丁堡印发了《随笔》的第一部分。此书颇受欢迎,使我完全忘记了原先的失望。我继续和母亲、哥哥留在乡村,重温我早年学过、现在荒废的希腊语。

一七四五年,我收到安楠岱尔侯爵的来信,邀请我陪他一起前往英格兰。我也发现,这位年轻贵族的朋友和家族乐于让我照顾、指导他,负责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我陪护他一年。这段时间的收益对我微薄的财产颇有补益。随后,我接受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在他远征时担任他的秘书。远征的目的地一开始是加拿大,后来变成侵犯法国海岸。第二年,即一七四七年,将军邀请我担任同一职务,随军事使团赴维也纳和都灵宫廷。那时,我身穿军官制服,作为将军的副官,与哈里·厄斯金爵士和格兰特上校一起觐见宫廷。格兰特上

校就是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几乎只有这两年才中断过研究。我在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有气味相投的伙伴。我省吃俭用,把职务收入积累下来,有了一笔财产,可以自居独立。但我这么说的时侯,大多数朋友都会笑。简而言之,我现在拥有将近一千镑的财产。

我一直觉得,《人性论》出版失败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风格。我常常失之轻率,过早出版。因此,我摘取该书第一部分,改写为《人类理智研究》,我在都灵时出版,但此书一开始并不比《人性论》更成功。我从意大利返回时,屈辱地发现英格兰为了米德尔顿博士的《自由研究》举国若狂,对我的著述完全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我的《政治和道德随笔》在伦敦再版,效果也并不更好。

我天性恬淡,没有或几乎没有受到失望的影响。一七四九年,因为母亲去世,我下乡在哥哥的宅邸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我完成了《随笔》的第二部分,再度推出。我的书商 A. 米勒告诉我,我以前的著述(除了不幸的《人性论》)开始成为人们的谈资,销售额渐渐增加,需要发行新版。牧师和主教们一年反驳两三次之多。我发现,多亏瓦伯顿博士叱责,我的著作渐渐见重于人。不过,我下定决心、信守不渝,绝不再回答任何人的质疑。我天性并不易怒,不难避免所有文学口角。声名鹊起的迹象鼓励了我,我一向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有利一面而非不利一面。有这种气质,比起岁入一万镑的地产更能使人幸福。

一七五一年,我从乡村回城,城市才是学人的真正活动场所。一七五二年,爱丁堡出版了我的《政治论说文集》。当时,我就住在爱丁堡。我的著作只有这一部初版就成功,在国内外都深受欢迎。同年,伦敦出版了我的《道德原理研究》。照我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由我判断),我所有的哲学、历史、文学作品以此最为出色,无与伦比。世界完全没有看出和注意这一点。

一七五二年,苏格兰律师公会选择我做他们的图书管理员,报酬很少或几乎没有,但掌握了大批图书。这时,我制订了《英国史》的写作计划。但完成历

英国史 I
罗马——不列颠到金雀花王朝

时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叙事,这个任务把我吓倒了。我从斯图亚特王朝即位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党派谬误主要产生于此。我乐观地期望此书成功。我认为自己是唯一同时排除了当前权力、利益、权威和民众偏见的史家。因为这个题目需要大展各方面的才华,我期望获得各方面的掌声,结果却大失所望。我受到叱责、非难,甚至憎恶。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托利党,教会派和非教会派,自由思想家和信徒,爱国者和廷臣,同仇敌忾反对这样一个人:他竟敢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他们第一波狂怒消退后,更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此书似乎陷于遗忘。米勒先生告诉我,他一年只卖出四十二册。的确,据我所知,三个王国内没有几个有身份或有名望的人受得了此书。只有英格兰大主教赫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通博士是两个特例。两位尊贵的大主教分别来信鼓励我。

不过,我承认,我失望了。如果当时英法没有开战,我肯定会退隐到某个法国外省市镇,改名换姓,永远不再回到祖国。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后面各卷已经颇有进展。我决定鼓起勇气,坚持完成。

在此期间,我在伦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和其他短章。公众反应模棱两可,只有胡德博士写了一部小册子反对它,充满了瓦伯顿学派的独到特长:偏执的狂躁、傲慢和粗鄙。这部小册子使我颇感宽慰,没有它,我的著述不免乏人问津。

一七五六年,《英国史》第一卷面世后两年,第二卷出版,包括从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这段时间。这部书不那么遭辉格党人厌恶,反应较好。它不仅销售较好,也帮助自己不幸的兄长得以出手。

我虽然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辉格党人处处把持,从邦国到文学概莫能外;但我一点也不想屈从于他们愚蠢的叫嚣。我进一步研究、阅读、反思斯图亚特最初两朝史事,作了一百多处修改,毫无例外地有利于托利党人。认为在这一时期以前,英国宪法存在规范的自由,实在荒谬绝伦。

一七五九年,我出版了叙述都铎王朝时期的历史,引起的叫嚣不亚于叙述斯图亚特最初两朝的历史,伊丽莎白一朝尤其引起反感。但我现在对公众的愚蠢已经见惯不惊,照旧平静、安详地隐居于爱丁堡,完成了叙述英国更早期历史的两卷。这两卷于一七六一年出版,受到宽容,获得相当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几起几落,仍然颇有收获。书商为我挣得的钱,为英格兰有史以来所未有。我不仅经济独立,而且相当富有。我退休到祖国苏格兰,决心不再离开,满足于不必阿附权贵的生活,甚至不必亲善权贵。我行年五十,打算以哲学的恬静安度余生。这时,一七六三年,赫特福德伯爵邀请我随他出使巴黎,预期可能出任大使的秘书,在此期间行使相应的职权。我几乎不认识伯爵。这个邀请虽然相当诱人,我一开始还是拒绝了;因为我一来不愿意亲近权贵,二来担心我的年龄和性情都不适合巴黎诸公的风雅和放浪。但爵爷再三邀请,我盛情难却,接受了建议。我与伯爵交往,无论从愉快还是利益考虑,都有一切理由感到满意;后来与伯爵的弟弟康威将军交往同样如此。

不明白风度有多么奇妙的影响,就不会明白巴黎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男男女女是怎样接待我的。我越在他们过度的礼貌殷勤面前退缩,就越会收获过度的礼貌殷勤。无论如何,与世界各地这么多聪明、博学、礼貌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巴黎,实在令人满意。我一度准备终老斯乡。

我出任大使秘书。一七六五年夏天,赫特福德伯爵离开我,调任爱尔兰总督。我**摄行政务**,直到年底里士满公爵到任。一七六六年年初,我离开巴黎。次年夏天,我回到爱丁堡,一如既往,在哲学的恬静中隐居。由于赫特福德伯爵的慷慨,我归来时比离开时拥有更多金钱,享有更多收入。我很想像以前实验的那样,尝试一下它们可以带来什么奢侈品。但一七六七,康威先生邀请我担任他的副秘书长。由于康威先生的为人和我跟赫特福德伯爵的关系,我无法拒绝这个邀请。一七六九年,我回到爱丁堡,宦囊充实(一年收入一千镑),身体健康;虽然老了几岁,但渴望更长久地享受悠游生活,看到自己声望

日增。

一七七五年春,我肠胃失调,一开始并未重视。但在那以后,我担心这病已经变成致命的不治之症。现在,我估计大限为期不远。我的病没有多少痛苦。更奇怪的是:虽然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我的精神没有片刻衰退。就此而言,如果生命可以重来,让我任选一个时期,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晚近的时期。我研究的热情和社交的乐趣依然如故。此外,我年已六十五,风烛残年,只剩几年病弱的残生。虽然我终于看到声名鼎盛、光彩照人的前景,但我只有几年可以享受了。我的生活很难比现在更超脱了。

总结我的性格,我是,或者不如说过去是(因为我现在必须用这种方式自述,以便更大胆地谈论我的感情),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的脾气大体上开朗,合群,愉快,有所依恋,几乎没有仇恨的倾向,所有感情都非常中庸。虽然我常常失望,但即使我主要的情欲——爱好文学声望——也从未使我变得尖酸刻薄。我既可以和粗心的年轻人相处,又可以和好学的才子相处。我和端庄的妇女相处格外愉快,所以没有理由对她们的接待不满意。简而言之,虽然大多数人、所有杰出智者都苦于诽谤中伤,我却从未受她毒牙的伤害甚至攻击。我虽然充分领教了宗教和政治朋党的恣意攻击,但他们一以贯之的愤怒在我身上找不到目标。我的朋友们从来无须证明我的为人和所作所为的清白无辜。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狂热分子乐于捏造、传播对我不利的说法;但他们就连貌似可能的说法都没有找到。我不能说这份自撰墓志铭没有虚荣的成分,但我希望其中没有误植的成分;这个事实很容易得到澄清和证实。

一七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法学博士亚当·斯密致绅士威廉·斯特拉恩书

法夫郡基尔卡尔狄，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九日

亲爱的先生：

我乐于真诚地、虽然非常悲哀地坐下来，向你报告我们杰出的亡友休谟先生在弥留病榻期间的表现。

虽然他自己判断宿疾已成不治绝症，但在朋友的恳请之下，他仍然愿意接受建议，尝试长途旅行的效果。他出发前几天完成了自传和其他文件，这些文件已经交给你保存。因此，我的记录就来自传结束的地方开始。

四月底，他出发前往伦敦，在莫佩斯遇见约翰·霍姆先生和我。我们离开伦敦，就是去爱丁堡看望他。霍姆先生和休谟一起回国，他在英格兰期间一直陪伴休谟，以完美的友谊和深情照料和关怀休谟。由于我已经写信给母亲，让她在苏格兰等我；我只能继续前进。经过锻炼和更换空气，他的病情似乎已经好转。他到达伦敦时，病情显然比离开爱丁堡时有好转。他接受建议，去巴斯喝矿泉水。有时矿泉水对他非常有效，以至于他确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更好了。然而，不久他的症状又像原来一样猛烈。从那时起，他就放弃了一切康复的希望，而是尽量开心地屈从最完美的知足和认命。他回到爱丁堡，身体更加虚弱，但快乐并未减少。他致力于校正自己著作的新版本、读书消遣、与朋友交友，借以分散心思。有时，他在晚上聚会，打心爱的惠斯特牌。他这样

开心,谈吐风趣一如既往恰到好处;因而虽然众多症状恶化,许多人仍难以相信他就要去世。有一天,邓达斯医生对他说:“我会告诉你的朋友埃德蒙斯通上校,你好多了,大有希望康复。”他回答:“医生,我相信你不会说任何不真实的话。你最好告诉上校,我会死得像敌人希望的那么快,如果我有敌人的话;我会死得像朋友希望的那么轻松愉快。”不久后,埃德蒙斯通上校来看望他,向他道别。上校回家后,他忍不住给上校写了一封信,不让他再作诀别,引用了一段美丽的法国诗句:乔里厄修道院长自知大限将临,悲叹就要与朋友德·拉·费尔伯爵分手。休谟先生的恢弘和坚毅有如是者,他比较亲密的朋友都知道,如果直率地提到或写到他大限将临,他非但不会受到伤害,反而愉快而得意。我偶然走进他的房间,他正在看刚收到的信,当时就拿给我看。我告诉他:虽然我非常清楚他有多虚弱,各方面症状恶化。但他仍然这样愉快,生命的精神似乎仍然强大,忍不住产生了微弱的希望。他回答:“你的希望没有根据。随便什么年龄,腹泻持续一年多,病情就不妙了。在我这个年龄,这就是绝症。我晚上上床时,觉得比早上起床时更虚弱;早上起床时,觉得比昨天上床时更虚弱。此外,我感到要害部分已经受到影响,所以我活不了多久。”“好吧,”我说,“如果命该如此,你至少走得心满意足,看到所有的朋友,特别是你哥哥一家繁荣昌盛。”他说,他非常心满意足,以至于几天前读琉善的《死者对话集》,发现冥河船夫卡戎收到的所有不肯上船的借口没有一个适用于他。他没有住宅有待完成,没有女儿有待出嫁,没有敌人想要复仇。他说:“我想不出什么借口让卡戎稍微延期。我曾经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亲戚朋友的境况不可能更好。因此,我有一切理由死得心满意足。”接着,他给自己散心,开玩笑地提出几个为卡戎准备的借口,同时想象卡戎这种角色乖戾的答复。他说:“多考虑一下,我可以这么说:‘善良的卡戎,我正在校正著作的新版。给我多留一点时间,让我看看公众对修订的反应。’但卡戎会这么回答:‘等你看到公众的反应,你又会考虑作其他的修订。这样的借口永无止境。所以,诚实的朋友,请你上船。’”

但我仍然可以恳求：‘善良的卡戎，耐心一点。我正在启蒙公众，只要多活几年，就能心满意足地看到某些盛行的迷信衰退。’但这时卡戎已经大发脾气，不顾礼貌：‘你这个游手好闲的无赖，这种事情没有几百年够用吗？你以为我会给你几百年时间吗？马上给我上船，你这个游手好闲的懒虫无赖。’”

不过，休谟先生虽然轻松愉快地面对大限将临，但他从来不曾夸耀自己心胸开阔。除非自然而然引向这个话题，他从来没有有意提起；除非谈话中偶然提及，他不会执著于此。因为来访的朋友自然会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这个题目确实经常提起。上面的谈话发生在八月八日星期四。此后，我只见过他一次。他现在非常虚弱，最亲密的朋友也会烦扰他。因为他仍然兴高采烈、殷勤体贴、礼貌周到，忍不住说话太多、费力太多，超过他虚弱的身体允许的程度。因此，应他自己的要求，我离开爱丁堡，回基尔卡尔狄母亲家里。我留在爱丁堡部分就是为了他。条件是他什么时候想见我，就派人来找我。布莱克医生经常见他，同时不断写信给我，报告他的健康状况。

八月二十二日，医生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自从我们最后一别，休谟先生轻松愉快地度日，但身体更加虚弱。他入睡很晚，每天下楼一次，读书消遣，但很少见任何人。他发现，甚至会见最亲密的朋友，也会使他疲惫烦扰。幸而他没有这个必要，完全避免了焦虑、急躁或情绪低落，读书消遣，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次日，我收到休谟先生本人的来信。兹摘录如下：

爱丁堡，一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最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无法执笔，故而让侄子代笔。

我很快就不行了。昨天晚上发低烧,我希望它会迅速了结冗长乏味的疾病,但不幸烧基本上退了。我不便叨扰你为我的缘故登门,但布莱克医生会随时向你转述我还剩下几口气。别了,余事如斯。

三天后,布莱克医生写信给我:

爱丁堡,一七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亲爱的先生:

昨天下午四点钟,休谟先生去世了。星期四和星期五之间那天晚上,他病情加重,身体更加虚弱,不能下床,明显大限将临。他仍然神志清醒,没有多少痛苦或病痛。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但他偶然说到周围的人,总是充满温情和亲切。我觉得写信给你并不合适,尤其是因为我听到他正在口授一封信,让你不要来。他非常虚弱,口授很费力,去世时精神的愉快沉着无以复加。

我们最杰出的、永志不忘的朋友就这样去世了。他的哲学观点,人们无疑可以见仁见智,根据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但他的为人和所作所为却不会有不同看法。他的性情,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比我认识的任何其他人都平衡得更好。甚至他运气最坏的时候,极有必要省吃俭用,但这从来没有妨碍他做出慈善和慷慨的举动。他的节俭不是出于贪婪,而是热爱独立。他温和的性情从来没有削弱刚毅的心灵、坚定的决心。他一贯的幽默是天性和易、性情愉快的自然体现,以细致入微和谦逊质朴的调和,甚至没有最轻微的恶毒成分。恶毒在其他人身上升为机智,经常成为不愉快的根源。他开玩笑从来没有一点羞辱别人的意思,因此远远不是冒犯,一般都会让人愉快、开心,甚至对开玩笑的对象同样如此。他的朋友经常是他开玩笑的对象。在他

所有伟大、亲切的品质中,这一点对他不拘形迹的言谈最有帮助。他天性愉悦、合群易与,但他最严格的操守、最渊博的学识、最深刻的思想、包罗万象的理解力经常伴随轻佻、肤浅的品质。总的说来,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我都认为:或许在人类弱点允许的范围内,他的智慧和品德已经接近人类的完美典范。

我永远是,亲爱的先生,

你最真挚的

亚当·斯密

目 录

休谟自传	001
法学博士亚当·斯密致绅士威廉·斯特拉恩书	007
第一章	003
第一节 不列颠人	003
第二节 罗马人	006
第三节 不列颠人	011
第四节 撒克逊人	013
第五节 七国	019
第六节 肯特王国	021
第七节 诺森伯兰王国	029
第八节 东盎格利亚王国	033
第九节 墨西亚王国	033
第十节 埃塞克斯王国	037
第十一节 苏塞克斯王国	037
第十二节 威塞克斯王国	038
第二章	047
第一节 埃格伯特	047

第二节 埃塞伍尔夫	049
第三节 埃塞尔伯德与埃塞尔伯特	052
第四节 埃塞里德	052
第五节 阿尔弗雷德	054
第六节 爱德华先主	068
第七节 阿泽尔斯坦	070
第八节 埃德蒙	073
第九节 埃德里德	074
第十节 埃德怀	077
第十一节 埃德伽	079
第十二节 殉道者爱德华	085
第三章	089
第一节 埃瑟尔里德	089
第二节 埃德蒙·埃恩塞德	098
第三节 克努特	099
第四节 哈罗德·哈尔福特	103
第五节 哈德克努特	104
第六节 忏悔者爱德华	105
第七节 哈罗德	117
附录一 盎格鲁-撒克逊政制和习俗	127
第四章 征服者威廉	149
第五章 威廉·鲁弗斯	181
第六章 亨利一世	197
第七章 斯蒂芬	221
第八章 亨利二世	235

第九章 亨利二世	267
第十章 理查德一世	295
第十一章 约翰王	317
附录二 封建与盎格鲁-诺曼政体及其习俗	353